

風流

刘雅茹○著

中國海關出版社

風流

中國海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流/刘雅茹著. —北京: 中国海关出版社, 2009. 9
ISBN 978-7-80165-648-3

I. 风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3477 号

风 流

FENG LIU

刘雅茹 著

责任编辑: 冯雪松

责任监制: 关 巍

营销总监: 张迟昱

出版发行: **中国海关出版社**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甲 9 号

邮 政 编 码: 100013

电 话: (010)64227190-653(图编部) (010)84252703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aiguanbook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470 千字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 元

海关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

山阴路上桂花初，王谢风流满晋书。

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“贵族时代”；那些人，是一群真正的光风霁月的贵族。秦淮河畔，乌衣巷口，华贵的宅邸里，出将入相，钟鸣鼎食。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们一样，真诚、浪漫、风度和荣誉，是他们内心的追求。无论怎样的战乱和血腥，也从不曾掩盖了那一连串光华闪耀的名字：王羲之、王徽之、王献之、谢安、谢玄、谢道韞、谢灵运……

小说从一位风华女性的视角，跟随着风流宰相谢安的人生，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烟雨王朝三十年的盛衰，揭示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；描绘了一场超脱尘世沧桑、飘逸而绵长的爱情；并用极为细腻优美的笔触，全方位地再现了那个“贵族时代”，那些“贵族”们，他们曾有过怎样令人遐想的生活和内心。

——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，都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，为我们诠释着那两个字：“风流”。



四大家族人物

琅邪王氏家族

王羲之：字逸少，江州刺史，会稽内史。谢安挚友，书法家。

王彪之：字叔虎，王羲之堂弟，尚书令。琅邪王氏在朝中的当轴人物，胸有城府。

王凝之：字叔平，王羲之次子，会稽内史。谢道韞夫，生性迂腐。

王徽之：字子道，王羲之第五子，黄门侍郎。以名士风度见称。

王献之：字子敬，王羲之第七子，中书令。风流领袖，书法家，谢安的得力助手及朋友。

王珣：字元琳，王献之堂弟，封东亭侯。积极仕进。谢安弟谢万女婿，后离婚。

王珣：小字僧弥，王献之堂弟，中书令。谢安女婿，后离婚。为人风流倜傥，富有才华。

陈郡谢氏家族

谢安：字安石，宰相司徒，淝水之战征讨大都督，封庐陵郡公，赠太傅。

刘氏：谢安夫人。晋驸马大名士刘惔妹，谢瑶、谢琰母亲。风趣聪慧，颇识大体。

谢尚：字仁祖，谢安堂兄，豫州刺史，安西将军。英爽俊美，有德政，多才多艺。

谢奕：字无奕，谢安长兄，豫州刺史。谢道韞、谢玄父。曾为桓温手下，为人放任不羁。

谢万：字万石，谢安四弟，豫州刺史。生性风流自赏，不经事务，但极

得谢安喜爱。早卒。

谢 石：小字石奴，谢安五弟，尚书令。淝水之战任元帅，封南康郡公。为人憨厚，但爱聚敛钱财。

谢 玄：字幼度，谢奕之子，谢安侄。徐州刺史，车骑将军。北府兵统帅，封康乐县公。被喻为“常胜将军”，淝水之战中率军击溃苻坚百万大军。为人温存谦退，一生追随谢安。

谢 琰：谢安次子。侍中，辅国将军。封望蔡县公。淝水之战随谢玄参战。自幼以美貌见称，性情孤傲。

谢道韞：谢奕之女，谢安侄女，谢玄姐。以“咏絮才”名闻京都，且悟性极高，深得谢安喜爱。嫁琅邪王氏王凝之为妻。

谢灵运：谢玄之孙，永嘉太守。东晋大诗人，著作极丰，中国山水诗鼻祖。生性放任不羁，后因触怒宋文帝刘义隆，被杀。

太原王氏家族

王坦之：字文度，侍中，尚书令。太原王氏在朝当轴人物，为人慷慨豁达，与谢安一道辅政。

王 恭：字孝伯，徐州刺史。英俊豁达，生性抗直，谢安死后，举兵反司马道子，力保皇权。

王国宝：王坦之第三子，谢安女婿。为人无才无德，被谢安压抑，后与司马道子一同进谗诋毁岳父谢安。王恭举兵清君侧，被司马道子当作牺牲品处死。

谯国桓氏家族

桓 温：史称“桓宣武”，荆州刺史。征西大将军，大司马，南郡公。曾欲篡晋自立，为谢安、王坦之等所阻。

桓 冲：字幼字，桓温幼弟。荆州刺史，车骑将军。淝水之战与谢安协力配合，终获胜利。

桓 豁：桓温三弟。征西大将军，荆州刺史。

桓 伊：小字子野，桓温疏宗，豫州刺史，东晋音乐家。淝水之战前线将领之一，与谢玄共击敌军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引子：到访

第一章 蔷薇几度

3

我来到江南的第一个早春，就是这样度过。那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曲子。当我流畅地把它弹奏出来，看到芸珠姐欣悦的笑容时，东山已然是暮春三月，正是这一年里最美丽的季节。

第二章 吹彻梅花

24

谢安无言地站在路旁，庄重地目送王羲之离开。王羲之从车窗看去，竟见谢安恭敬地向牛车深深行礼，直到车子从他的身前掠过，走出好远。王羲之叹了口气，忽然伤感地说，停下……回去把客人接上吧。

第三章 再相逢

48

谢安观察着她——这是一个完美的女人。就仿佛那蔷薇洞中一簇开放得极绚烂的蔷薇。它充满了精力和活性，感受着天时，对它来说，生命的意义，只是在于开放。它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地生长，绽放，然后消亡，与这世间毫无关联。

第四章 九五心

76

我的孩子出生的那天，正是这个国家梦魇一般的日子。大司马的军队进驻建康，包围了宫廷。我总在想，这孩子后来的不幸，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伴随着垂运而来的呢？他能够支撑起这个国家，但竟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……

第五章 刀光

109

沧桑的琴声里，谢安的心中再次地但却是坚定地掠过这样两句话：人世间最好的是什么呢？——是美。人世间最有力量的是什么呢？——是心。他微笑起来，在这微笑中，世上的一切都黯淡了下去。

第六章 华族

137

桓温舒出一口气，与桓冲对视，许久。渐渐地，疲倦涌起在他的心头，并绵绵地夹杂着轻淡的悲伤……他的一生到这里就是一个结局了，这个结局是令他满意的吗？

第七章 爱极伤

164

我想那时，我一定是十分爱恋他的。心里燃烧着的火焰使我变得那样焦灼，同时，我也一定要去把他点燃。而绝不考虑，这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。在我的心里，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，有天，有地，有他，还有我。而除了这些，就再没有另外的人和事。

第八章 统帅

197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羯……那一天，他的出现是那么出乎意料。不过，他在建康停留的时间非常短，很快他就渡过大江，到广陵去了。北府的建立竟是那样迅速，从阿羯离开建康，到他第一次指挥这支军队出现在江淮战场，竟仅仅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。

第九章 背叛

222

那个女人，我是不久后就听说了的。我从没有去想过大夫人，因为他给予夫人的，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但是……兰姬，她却在无情地抢夺那本该属于我的拥有。那时我认为，这个女人是不能够被原谅的。

第十章 再奏梅花

259

这一场盛大的花事，竟是如此庄严。徜徉在这花事之中……纯洁的生机无时无刻、无处不在地生发，无以阻挡，也永远不会完结。应该离开的时刻，我们就会从容地退去。因为我们已足够成熟。

第十一章 战争

282

讯息就像阻挡不住的海潮一般，从淮河那一边席卷而过，直到江南。即使江淮间的小民百姓，也开始听说，大秦的天王苻坚率领着百万大军，就要去消灭大晋……即将爆发的战争牵动着所有人的心，它终将决定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命运。

第十二章 决南北

316

这时，人们仿佛才再次意识到，这并不是那天地间的灾难，它，正是一场战争……谢玄紧紧地握着剑柄，目光里充满了压抑的力量。它是那样宏大的一件事，远远超过每个人生命的意义。对每一个人来说，它都充满了残酷的诱惑。

第十三章 凋落

341

建康在平静中接纳了崇德皇太后的死去。朝野上下为她隆重举哀，谥为康献皇太后。这位经历了六朝天子，并曾三度临朝训政的女人，死去时竟是那么孤独。只有那跟随了她一生的老侍官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第十四章 今生

364

他久久地提着笔，却没有写下一个字。她在他的心里，仿佛就只是一种气息。然后，她就随风飘散，去到她将要去的的地方……人世间的道理原本就是那么美丽，当你顺着河流慢慢地飘去，回过头来，你一定会惊诧于你所成就的这一番完美的行程。

尾声

383

参考书目

386

后记：何为人生

387

引子： 到访

这是一座荒僻很久的宅子。

二十七年前，它的主人寓居在这里。他有很多才华横溢又能言善辩的朋友，有很多清秀温柔又聪慧的子侄，还有很多能歌善舞的美女。于是，他的生活过得十分美好，神仙一般。后来他不得不离开，这宅子就荒僻了。其实不仅这宅子，就连四周的山林，也因为这位主人的离去，重又陷入了幽寂中。

一位中年男人被随仆搀扶着，站立在这旧宅的大门前。他正是当年主人那些清秀温柔又聪慧的侄儿中的一个，并且是最出色的一个。他现在四十五岁，却已走过了辉煌，如今疾病缠身。他在随仆的搀扶下，跨过门限，转过前园，两侧的高墙垂下薜萝的枯藤，蜷曲铺到墙角，风穿堂而过，会听到脆弱的折断声。他有些蹒跚地踏上天井的青砖。精致坚固的青砖四周，有着不易觉察的均匀缝隙，将雨、雪、露、雾这些天赐的甘露尽数纳入堂中，滋养起这宅子的灵秀。

宅子现在的主人——一位三十余岁的女人，正站在厅前和另一个男人交谈。男人与她并不近密，但看去却是融洽的。这女人抬起头，天井垂落的阳光下，可以看到她的面孔依然姣好，只是略显苍白。

女人蓦地看到这来访者，稍稍怔住，然后十分平静地走上前，向他行礼，说，公子。他竟经受不起一般的，立刻更加恭敬地向她还礼，尽管他的身体已不允许这样。婢母安好。他说。

厅上的男人迷惑着，弄不清两人的关系。然而，当他把目光移向这位来访者的脸上，再次打量时，心中竟猛地一震，随后失神地拜倒在地，冠军将军！这位来访者微露诧异，低头打量这人。女人向他解释，他叫萧铨，是从北府退役的。来访者说，请起罢。作为威震江淮的北府兵的最高统帅，他不会哪一个部将都记住，他不认得这个人。但这并不重要了，他

1

引

子





也已经离开了北府。萧铨站起身，凝视当年的统帅，掩不住的痛惜。

.....

也许对于纪真来说，有些故事，她原是永远也不打算说出的。然而今天这个人的到访，却使一切发生了改变。看着他在随仆的搀扶下走出门去，她想，他将再不会回来了。凝视着那蹒跚远去的背影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她改变了主意。

萧铨看着她眼神里的犹疑和复杂，终于问，你是想……对我说说冠军将军，是吗？

纪真在心里最后地坚定着，轻轻点头。

萧铨叹气，谢玄将军不该是这样啊，他与我同年，不过四十五岁啊。

纪真仿佛仍在自己的思索中，并不答话。

许久，她听到萧铨缓慢地问，将军他叫你婶母，那么他的这位叔叔……

听到这里，纪真抖动了一下，然后坚定地抬起头来。

萧铨是小心并尊重的，他继续说，指的是……谢太傅吗？

他那坦白又平静的目光，给了纪真以勇气。她注视着这个同样历经了沧桑的人，轻声但却镇定地说，是。他说的这位叔叔——正是谢安。

许久许久，萧铨并不说话。也许纪真的话，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都会过于超乎想象。然而今天，那位曾名震天下的统帅的到访，却是那么真切地摆在他的眼前。在这个国家里，他只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，一个历经了多年征战而退役的老兵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也许正是因为那曾经的荣光和失去，他早已懂得了很多事情。

终于，萧铨竟平静地微笑起来，问她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又在哪里呢？

他的微笑再一次稳定了纪真的心。她的目光穿透天井中垂落的阳光，环视宅子那已被风雨侵蚀的四壁以及已色泽斑驳的精美雕栏。她缓缓地说，我第一次见到太傅的那年，他四十岁。就是在这里——那时，他是这里的主人。

第一章 蔷薇几度

今天你看到这座宅子，一定可以想见它当年的辉煌罢。我不记得那是哪位陛下的年号了，但却可以清晰地记起，那是二十七年之前。那是一段梦一样的日子……不，也许人的一生都会是一个长久的梦罢，而那……正是这梦的开始。那一年，我九岁。

傻丫头，今天我就把《白马歌》的曲子教给你。你听到没有？芸珠歪头看着幼小的纪真，她微笑着，对这小姑娘，不解当中倒有三分的好奇。

纪真垂着眼睛，仿佛没有听见。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呆呆望着眼前这张七弦琴。大概由于年龄小，昏暗的灯烛下，她的面孔看上去无比光滑又洁白，眉目分明，仿佛描画出来，头发梳得美观而整齐。在她的记忆里，自己从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整洁和体面。十几天前她被带到这里，就在越嫂安排下好好地沐浴，又穿上了从没有人穿过的新衣。她瞬间感到了无比的幸福。但这幸福感很快就黯淡了，因为凭她对世界的认识，她觉得这不是好事。当邻居的哥哥送给你一只红薯，那么他想得到的一定比这个要多。

这里是宅子后园的小偏厅。后园是属于她们的，主人们从不会到这里来。唯一能见到的是主人的随仆吴兰，主人的吩咐，总是由他来传给越嫂。芸珠姐每晚都会来偏厅弹琴，月亮好的时候，她还会在园子里边歌边舞。越嫂有时会轻击着节拍陪伴她。另外几个姑娘也会出来观赏，但显然她们并不喜欢芸珠姐。大概是芸珠姐实在难以超越罢？她那样聪明，那样美丽，那样灵巧。她总是喜欢笑。这是当时纪真最不能理解的事，一个人为什么会那么爱笑？而且笑得那么真诚？她从不说假话，但话一出口，却巧妙又动听。不过，不管是越嫂还是芸珠姐，她们都知道，这宅子只有这里才是她们的地方，为了不惹夫人生气，她们会极为小心的不发出太大的





声响。她们知道，夫人有才学，也喜欢音律，但无论如何，夫人不会喜欢她们。

真儿？你真的这样傻吗？芸珠看了她好一会儿，终于无奈地笑问。

纪真来到这里不过十几天，她们都喜欢说她傻。她幼小又美丽，极少说话，也不爱笑，像个陶铸的娃娃。她们还喜欢使唤她，让她去做各种令她们厌烦的杂事，做不好，还会招来一通叱呵。纪真是听话的，她从不反抗，也不争辩。直到越嫂终于看不下去，突然斩钉截铁地说，她跟你们一样，都是主人买来的，她可不是你们的婢女，要使唤还轮不上你们！姑娘们这才稍稍收敛。别的纪真并不在意，但越嫂的话却烙印一样印在她心里，原来，我是主人买来的。是买来的。很多天，这句话一直在她心头盘旋，她总是试图去弄清它的全部意义。不过，芸珠姐并不欺负她。她总是愉快地自己去做各种事情，有时因为真儿的傻，还会引来她的怜悯和关心。

但这些天，芸珠姐在发生着变化，纪真敢肯定，她一定有什么事要做。她看上去仍然愉快，但和以往却不相同。纪真知道《白马歌》对芸珠姐意味着什么，这是她自己作的，意思取自曹子建的诗《白马篇》。她是专为主人而作的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。越嫂说，她只为他弹过一次，主人当时感动极了。纪真知道，这对芸珠姐来说，大概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。但她为什么要把《白马歌》教给自己呢？

你怎么不回答？芸珠看着一动不动的纪真，追问。纪真缓缓抬头，她的眼神显得那么分明，又有一点陌生。她仿佛很胆小，又仿佛很坦白，问，芸珠姐，为什么要教我？芸珠爽朗一笑，好像觉得她问得很傻，但稍稍回味，忽然发现这问题一点也不傻。她凝视着纪真皎洁的脸，眼睛里掠过极深的痛苦。纪真感觉到了，她一直认为，芸珠姐一定是非常不愉快的，所以她看上去才特别愉快。而现在，她更认定了。

芸珠说，因为，我已经二十七岁了，已经老了啊。纪真轻轻摇头，没有。芸珠叹了口气，是真的老了，那么以后谁来给主人弹奏这支曲子呢？真儿，你懂吗？纪真又摇了摇头。芸珠说，主人原本是不喜欢这样的曲子的，他更喜欢《高山》、《流水》，更喜欢《游春》、《秋思》。你听说过这些曲子吗？纪真说，没有。芸珠说，你怎么才能懂呢？曹子建的《白马篇》慷慨激昂，说的是大丈夫应该报效国家，不应该沉溺在个人的事物里，你说，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呢？纪真想想，点了点头。芸珠说，这就好了。那天我给他弹这曲子，很怕他会生气。没有想到，他竟那么赞赏，又那么感动。纪真想着，说，那你可以经常弹给他听啊。芸珠缓缓摇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到这里已经十二年了。纪真悄悄地注视她，十二年，那么她来到这里时，自己还没有出生呢。那这十二年里，她都在做什么呢？每一天也都像现在一样吗？那么将来呢？也仍然像现在一样吗？芸珠姐偏说她老了，

又是什么意思？

芸珠坚定地说，所以，我要把这曲子教给你。纪真说，为什么是我呢？芸珠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惆怅，主人不会喜欢她们的。纪真的心轻轻颤动着，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旁人的认可。她不懂她为什么会得到这认可，也不懂这认可到底意味了什么。她只是感到有一丝温暖正在心中缓缓流过，夹杂着极浅淡的甜蜜，让她不安。她俯下头，手指轻轻地掠过琴弦。

号为江南第一风流名士的谢安，此时正在这宅子的正厅里，书写信札。厅内灯火通明，夜风穿廊而入，拂动着 he 轻软宽大的襟袍，又把炉中兰芷的薰香飘送得满室。他坐着舒适的胡床，在自己家里，他一向不喜欢太多的礼仪。夫人刘氏跪坐在旁，她正在打量她的夫婿。夫人已经过了三十五岁，但神情的开朗和随意使她显得依然很美丽。

她看着他，看到他轻轻提笔，稍加思索，随即轻抖袍袖，又落纸如烟。她脸上忽然挂起半嘲的微笑，他的每一个举止，看上去永远那么优雅自然，以至于时常令她怀疑这是不是假的，是不是至少有一分是假的？这个时代给了他非常高的赞誉，虽然他仍是布衣，但若论声望，却远远超过另外几个早已做了高官的兄弟。而他，竟好像对这些全然不知。他总是淡淡的，缓慢的，从不会突然地改变。她是了解他的人，她知道，周围发生的一切，他都是明白的，或许比她更明白，但这一切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？他到底有什么想法？她却不得而知。所以她总是有点不满意，或者说，有点不服气，她会精心地留意他，随时随刻地观察他，只等他一不小心露出破绽，她就当即揭穿，那将多么令人得意！但可惜的是，二十年来，这样的机会竟一次也没有出现。她看着他在灯烛下显得更加清俊的面庞，那仿佛天塌下来也同样会视而不见的神情，心中漾起一片无奈的微带着嗔怪的甜蜜。

谢安对此早已十分习惯了。他非常清楚，他会把全部情怀投向天地山水和人生，而夫人的情怀里却只有自己。只要她出现在身边，他不必和她交谈，甚至不必去看她，他就能感觉到她那种细腻的机巧的心意，还有这心意背后那深蕴着的爱。这是女人所独有的情怀，并不随她年龄的变化而改变。这感觉让他感到快意，甚至还有些诱惑。他发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竟对这感觉渐渐产生了某种依赖。只是，夫人对此却一无所知。

但今天，谢安很清楚，夫人有话要对他说。不然，她不会有这么好的耐性，一直在旁边看着自己，看了一个多时辰。果然，她看着堆在几案上的一封封书信，站起了身。她拿过一封在手里，几行遒劲洒脱的行书跃入她的视线。她知道，丈夫的行书和草书很早就已名满天下，他是当世仅次于王羲之的书法家。人们会以得到他的一幅尺牍、一封信札而万分骄傲，





然后如获至宝地珍藏起来。

不过，她现在不想鉴赏他的书法，因为信件的内容让她感到了疑惑。她看过一封，不解中又拿过第二封，终于问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给这些将领写信呢？你和他们平时没有什么交往啊？谢安停下笔，轻声说，四弟在军中，不懂得抚慰将士的道理，我担心他掌控不了这局面哪。夫人讪讪说，那你就言辞真切地一一给这些将领写信，替他收拢人心？谢安说，只能如此啊。

夫人显然不乐意，推推他肩头，示意他给自己留些位置。谢安自然地让向一侧，让她同自己并肩而坐。胡床本来只供一人，夫人的举动已然十分不合礼仪，但谢安并不在意，甚至还有些纵容。他温存地笑起来，侧头说，有什么要指教我？刘夫人不屑说，我怎么敢指教你？我只是说，你该指教指教你这好弟弟谢万。

谢安说，四弟才气俊拔，人品超脱，绝不差于我，我为什么要指教他呢？夫人无奈，她弄不懂他究竟是怎么想的，难道摆在眼前的事实，他仍然视而不见吗？她想想说，好，那我就说给你听。你这四弟才气超脱，这是不错的，做个麈尾^①名士，写诗谈玄，是个好材料。但他不经事务，狂傲清高，怎能做个好官，难道不该指教指教他吗？谢安无语。

夫人接着说，你忘了吗？那年咱们乘船到建康^②，路过山阴时，他忽然想起要去拜访人家王导丞相的公子王恬，你劝他不要去，他偏不听，结果遭了冷遇回来找你，竟一点反悔的意思也没有。前年里，他做吴兴太守，却不理公务，日日睡到太阳高起，非要等你去叩屏风叫他起床，你也忘了吗？现在，他做了将军，你又要为他安抚将士，这官到底是你做还是他做呢？这也罢了，难为你十几年处处替他收拾残局，竟舍不得教训他一句？

谢安仍然没有回答。有些话，他一向不愿说得太清楚。因为太清楚，往往会让大家都没有了退路。但看夫人这样急切地需要他的解释，他就决定对她说说了。他认真听她讲完，见她不平之气稍稍缓和，才轻叹着开口，谢家兄弟六人，大哥、二哥都已过世，五弟、六弟是品性笃实的人，又都担任了官职，倒不必过于担心。四弟谢万风流俊赏，不拘世俗，最让人喜爱。他虽没有治世的才能，但这不能说是短处，我怎能指教他呢？何况世人都评论他轻浮虚妄，我若再刺伤他的心意，让他怎么立身世上？那一回去建康，他明知不会受到礼遇，仍满心欢喜地去拜访阿麟（王恬），这是他真情所至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最是让人惦念啊。

夫人无语。半晌，她的脸上渐渐挂起一抹笑容，好，这事不说了。我

① 形似拂尘，古人闲谈时驱虫、掸尘的工具。魏晋清谈盛行，士人清谈时常持在手中。

② 东晋国都。今江苏省南京市。



还有别的事要问你呢。夫人说，听说今天早上，征西大将军桓温送信来，请你去做他的司马？那信你可看了？谢安说，看了。夫人又问，那你是何打算？见他不回答，她想想，终于说，家中叔伯们各个在朝为官，人人家门富贵，只你偏要来东山归隐。多少官职送到门上，你偏视而不见，这也罢了。但如今你隐居了二十年，已经到了四十岁，仍然没有一点仕进的心思，你当真要做一辈子隐士？大丈夫难道不应该在世上建功立业吗？谢安的笑容渐渐收敛，夫人，大丈夫一定非要富贵吗？她知道，这正是他最不想听的问题，因为这问题触到了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。她也知道，那东西其实是改变不了的，但她却总是心存侥幸，希望或许万一就改变了呢。她坚定信心，突然说，我不是希望你富贵，而是希望你报国济民，这一生不至于愧对苍生！

谢安转头看着她，许久无言。

这些天的晚上，越嫂一直让纪真同她睡在一起。对这个傻傻的，不说也不笑的孩子，越嫂必须教给她很多东西，还要让她明白她从没有听说过的很多道理。原本她还要教真儿弹琴，不过现在有了芸珠姐，自然不用她再费心。

那天越嫂和吴兰一起到南塘一带去，在那里，在那些混乱交错着的破败不堪的渔船中，总有各种各样的人被标价出卖。这些人大都来自北方，甚至来自不同的民族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是同样的低贱和贫穷。吴兰用很少的钱换得了十几个好劳力，准备送到乌衣巷^①的府宅，越嫂则在满船正待出卖的女孩子中，一眼看中了纪真。她敏锐地判断出，那满面泥垢之后，一定隐藏了一张皎洁的脸孔，那双同样被污泥沾染的手，也一定会是珠圆玉润，灵巧动人。并且，她还这样幼小，这也令越嫂非常满意。

纪真无声地躺在越嫂身旁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屋顶的木栏。每天晚上，越嫂都会讲故事给她听。她知道，越嫂讲这些是有意思的，只是她还没有完全明白。昨天，越嫂讲的是曹孟德，纪真知道他是个大英雄，曾经建立了魏国。这是哥哥从前讲给她的。越嫂说，曹孟德是个十分喜欢音律的人，所以他就在府里养活了很多能歌善舞的姑娘。常常让她们为他弹琴唱歌，有时也请客人来家里，一起欣赏她们的歌舞。姑娘们吃着上好的饭食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主人高兴时，还会得到意外的赏赐，这是多好的日子。但偏偏有个姑娘不像样，喜欢随便地乱说话，曹孟德就渐渐不喜欢她了，想杀了她。纪真轻声问，不喜欢她了就要杀了她吗？越嫂说，是啊。主人就像父母一样，他养活了 you，自然可以决定你的生死。纪真无言。越

^① 乌衣巷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附近，东晋时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区，王、谢家族多居住于此。